

幸好，曾经的我爱过年少的你

曾少年

かつて少年であつた

下冊

九夜茴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曾少年
かつて少年であつた
下册

九夜茴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少年 / 九夜茴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39-7

I. ①曾…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5567号

书 名 曾少年

著 者 九夜茴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罗雪峰 彭亭亭

文字校对 孔智敏 郭慧红

封面设计  金耀设计室
DO-DESIGN STUDIO

封面插图 邦乔彦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367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39-7

定 价 48.00元 (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我们明明在一个世界里，却又像隔着一个平行宇宙，在不知不觉间总是不停地错过什么。我笑了，但又特别想哭。

第五章 1

灿生

初识时那么亲切，而分别的时候可能连声再见都来不及好好说。在相逢的地方告别，不知有谁就此丢失在生命里。

第六章 71

茶藤

恍然间，我仿佛回到了我们的 18 岁，在大学的食堂里，一个漂亮的男孩说他梦到了我，然后就吻了我。这真是一场长长的梦。

第七章 139

曾少年

幸好，我遇见你。
幸好，我没弄丢你。
幸好，我能到老都陪着你。
幸好，曾经的我爱过年少的你。

终章 227

终章

Chapter Five

灿生

我们明明在一个世界里，却又像隔着一个平行宇宙，在不知不觉间总是不停地错过什么。我笑了，但又特别想哭。

01

我们的时代一边让我们对它充满想象，又一边让这些想象迅速沉淀到现实里面。新的世纪一直以来是个充满憧憬的词汇，但当我们纷纷忙不迭地进入它时，它并没有展现怎样的新奇与欢迎。1000 年是个庞大的时间概念，有历史记载的每一个千年都缓慢地滚动着，唯独我们面临的这个，显得格外地快。整个星球赋予人类使命，有的进化，有的开创，有的积累，有的发展，我们如同工兵一样迅速抵达了之前所有累计不能企及的高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生在此时此刻的人们，注定要不断地攀登，要步幅急促，要气喘吁吁地去顽固地微茫着。

我们渐渐进入了 B 大的节奏。千喜和小船哥每天都会结伴到图书馆去自习，他们俩是学霸级的人物，双双拿到一等奖学金。王莹对中文系的功课彻底失去了兴趣，她家里人也对她有了新的安排，准备再过一两个学期就到美国修学。动漫社中的御姐与宅男之战，最终由宅男们夺取了主导权，徐林愤而离社，她对功课也不算上心，在校外打了几份工，一会儿分给我们吉野家优惠券，一会儿让我们帮忙做问卷调查，一会儿让我们买据说超好用的安利牙膏。王莹是她打工生活的 VIP 大客户，每次都因为受不了她的纠缠最终愤而埋单。娜娜着实低沉了一阵，既失去了对杨澄的兴趣，又没有了秦川的

消息，不过她很快找到了新的目标，据说校学生会文艺部部长是个帅气的摇滚青年，于是她在那次悲伤的山鹰社山难之前退出了，转投学生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最新八卦。而我依然晃晃悠悠的，一边学着我吊车尾的必修课，一边谈着我不着调的恋爱。

我和杨澄的事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千喜忧心忡忡，徐林不以为然，王莹怒我不争，只有娜娜拍手叫好。后来我想，所有被看好的情侣都有相似的幸福，而所有不被看好的情侣则一定各有各的不幸。

尽管最初我对杨澄只是半推半就，但我还是慢慢喜欢上了他。由此我才发现，爱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崇高和神圣，我会用十几年的时间去专注地喜欢一个人，也同样会因为一个轻浅的吻、一点小小的虚荣而去动心，所有爱情的最初也许都没有那么坚强，我们却总是对最终的结果那么执着。

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显然杨澄要比我在行很多。他每天傍晚都会发短信给我，很简单地问一句“干吗呢”。我没什么地方可去，不是回在宿舍，就是回在水房，然后我也会问他干吗呢。他与我们都不一样，真正和他在一起我才发现，其实他很少来学校上课，王莹说的一点也没错，他过着信马由缰的生活，什么点名、临考、学分、考勤都根本束缚不了他。所以像千喜和小船哥那样，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式的爱情文艺片，在我和杨澄之间根本就不可能上演。

他时而在家，时而在外边，时而见朋友，他从不跟我多说，也不多问我。偶尔他在学校的时候会接我去吃饭，那辆甲 A 牌照的奥迪，准时停在公主楼下。每每我上车时，都会收获一些惊叹艳羡的目光，再看看身边杨澄英俊的侧脸，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场恋爱有些不真实。

杨澄就是不及秦川真实，我总会这样去想。但是秦川回去已经有半个月了，仍旧没有消息回来，我也没有找他。在某个夜晚，想起在上海的那个清晨，我的心依然会微微一动，但很快就平静下来。秦川真实，但他在宝嘉身边。陪着我的是不真实的杨澄。

这样也好，至少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02

我终于进入了恋爱模式，不知不觉地，每个傍晚的短信成了一种习惯。说不清从哪一天起，我开始等待杨澄的短信。接近五点钟的时候，无论做什么我都会心不在焉，不停地瞄向手机，甚至连心跳都加快了。直到传来那滴的一声，看见“干吗呢”这三个字，我才会安稳起来。有时也会有其他人或者广告短信进来，那一惊喜与一失落之间的跌宕，就是我对杨澄的爱恋。他把我的心打开了一点，装进了一种习惯，习惯又变成欲念，爱情便是寻求欲念满足的唯一出口。

可是，在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喜欢杨澄的时候，我却发现他对我似乎没有那么上心了。像表白时那样的炙热的态度，之后再也没有了。最初我也无所谓，可随着他慢慢进驻我的内心，我就不由自主地有了愿景。可能所有初次恋爱的女孩都和我一样是慢热的，对男孩热烈的追逐既新奇期待又诚惶诚恐，一边羞涩地躲避着，一边忍不住想要他更喜欢自己，为自己做得更多。而一

旦两个人真的交往起来，女孩的喜欢便坚定且执着起来。可男孩不是，他们爱情的峰值大概都在追求的最初阶段，那时的女孩就是女神。等到两人恋爱的时候，热情退却，荷尔蒙分泌降低，一切又都平静了下来。所以女孩在绵长的恋爱里坚韧，而男孩却在最初的感情中热烈。

我忘了是哪一天，杨澄没有按时发来那句“干吗呢”。我那一个晚上都心绪不宁的，每一次手机响都像火箭一样冲过去看，而发现不是杨澄之后，就慵懒地扑倒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做不下去。脑子里都是杨澄，他在干什么，他有没有想我，还是就这么轻易地把我忘了。

徐林去打工，千喜去自习，宿舍里只有我和王莹。翻来覆去的我把她搞得很烦，她扔掉雅思书说：“你要是不能消停会儿的话就去跟杨澄吃饭吧！”

我翻身坐起来说：“他和朋友在一起呢吧。”

“谁呀？”王莹问。

“不知道。”我沮丧地答，至今我只认识且见过他一个朋友，就是王莹，“他朋友很多么？”

“还好啊，反正平时在一起玩的就我们那拨人呗，陶家的、花家的、戴家的，再有就是他们常带常新的姑娘们。”王莹不屑地说，而我听到姑娘还“们”，心里更不舒服了。

“杨澄交过很多女朋友吗？”我蹭到王莹身边问。

王莹用早就说过的懒得理你的眼神鄙视地看着我。

“好吧……那他交往最久的女朋友是谁？”我只好换了种问法。

“不记得有久的，”王莹说，“最长不过三个月。”

我安静下来，开始默默计算我们好了几天。

“他这个人从小就这样，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手。我记得小时候我爸从美国给我带回来一套变形金刚的模型玩具，他喜欢得不得了，天天缠着我要，拿各种好东西来和我换，他们男孩子喜欢那些，我本来也没太大兴趣，耐不住他磨人就送给他了。按理说费了这么大力气到手的玩具他总应该珍惜吧，可过几天他就带到学校里弄丢了，丢了也就丢了，一点都不见他心疼，就跟从来没在意过那些玩具似的。对女人也一样，你还记得以前我说过他为什么来B大念书么？本来他家里是安排他去美国的，就是为了追一个B大的女孩，他美国都不去了，死活要来这里。够痴心的了吧，结果怎么样呢？你也看到了，现在还不是和你好上了。”王莹合起书，站起来靠在书桌上剥开一只橘子，“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从小什么都不缺，又没有父辈他们伟大的理想、革命的抱负。所有人都对我们很好，我们得到的也都是好的，所以我们是一群没有渴望的人。我总觉得他一直在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所以试试这个，再试试那个，如果不对就立刻丢掉，就这么简单而已。”

王莹递给我一半橘子，我接过来，怔怔地坐在床上，王莹尖叫着别坐床上的声音仿佛离我很远，我只想着，我到底是变形金刚还是女生甲乙，我的试用，会在哪天到期。

03

那天晚上杨澄到底还是没来消息。

听了王莹那些话，我一夜都没怎么睡好。其实这本来是我对杨澄早就该有的觉悟，我一早就知道他家世深厚，知道他为人轻浮，知道他前任众多。但我还是被他帅气的样子、被他大胆的接近、被他一个吻轻而易举地攻陷，并且还抱有也许他对我将会不同这样的幻想。可能爱情过于美好，接近它的人们就格外相信奇迹，认为自己能改变什么，可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你从来改变不了别人，会变得小心翼翼不受控制的只有自己。

临熄灯前我很想发一条短信给他，问问他今天都在干什么，或者干脆通一个电话。但是又别扭地倔强着，仿佛只要他不理我，我就也不理他，那么就不算输了这段感情。而后想想，这真是笨蛋逻辑，真正不输的人，根本才不会想这些呢。

就这样晕乎乎地上了大半天的课，直到下午时，杨澄才终于有了信儿。我们是在教学楼外偶遇的，他看见我，怔了怔，走过来笑眯眯地问：“怎么不理我了啊？”

“是你不理我呀，昨天都没发短信。”见到他时，我的忧心少了一半，委屈却多了起来。

“咦，那你怎么不发给我？”

“不想发。”我赌气。

“哦，是吧。”对于我的郁郁寡欢，他似乎也无所谓。

我们并肩走了一会儿，一直沉默着，到底还是我先忍不住：“一会儿干什么？”

“出去和朋友吃饭。”他简单地答。

“什么朋友？”我本想昨天都没有消息，今天总要一起吃个饭什么的，没想到他早就有了别的安排。

“你不认识。”

“是啊，你所有的朋友，我也就认识王莹而已。”

杨澄终于听出了我语气中的不满，他停下脚步说：“都是我们从小一起玩的朋友，你本来就不认识啊。你的那些野蛮发小什么的，我也不认识。”

“什么野蛮发小啊，秦川已经回加拿大了。”

“他还不野蛮？”杨澄冷哼了一声。

“我本来想和你一起吃饭的。”我缓和了些，低声说。

“今天不行，改天吧，”杨澄看了看表，“我要走了，你回宿舍么？”

我不答话，内心满是委屈和难过。

“又怎么了？”杨澄叹了口气，低下头看我。

“你打算试用我多久？”

“什么？”

“不是从来没有和谁好过三个月以上吗？那么打算在什么时候甩掉我？我好提前做个准备！”我红了眼圈。

“王莹又跟你说什么了？”

“杨澄，我就想谈个普通恋爱，能一起吃饭，上上课，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去操场散步。有共同的朋友，能一起开玩笑聊天。我不想当个试错品，就像被摆在超市里免费品尝，喜欢就埋单，不喜欢就丢掉！”

我一股脑说了出来，杨澄抱着手站着，一脸烦躁：“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们女孩都这么着急地去占领一个人，似乎只要是谈了恋爱，就有权力侵占别人的生活。”

“你‘们’女孩，”我刻意加重了“们”字的读音，“你倒是经验丰富。”

杨澄神色冷峻地板起脸：“我还以为你多少会不一样。算了，我走了。”

他不再多说什么，很潇洒地转身离开，我立在原地，胸口上下起伏。我想他怎么能就这样走掉，他不应该劝我哄哄我吗？我们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我想拉回他，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这实在不是我想象中恋爱的样子，我们都不美好，反而尖刻地丑陋。

独自走回宿舍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我仍然不争气地有所期盼，忙不迭地拿出来看。

不是杨澄，是秦川。

“有没有好好等我？我回来了！：):):):):):):)”

他发了一连串的笑脸，我却要哭出来。

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回来晚了。

04

秦川抵京，拎着他带去加拿大的所有行李。

他彻底回来了。

秦川让我给他在B大旁找个旅店开好房间，这次不一样，他没住那个五星级酒店，还特意跟我强调，找个便宜点的。

我在房间里等他来。一面很开心，想到以后又能和他经常在一起，而不用日夜颠倒地用QQ聊天，我就打心里觉得喜悦；一面又很惆怅，总觉得我们错过了什么，内心深处甚至会想，如果他早回来那么两个月，我还会不会有与杨澄的恋爱，是不是一切都将变得不同。

就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秦川冲我咧着嘴笑，他风尘仆仆，看得出一路都在赶，连他最在意的发型支起来一丛乱发都没抚平。

“乔乔！”

他伸手去揉我的头，我却微微闪身躲开了。这个细小的动作是我们之间关系的预判，只一瞬间就画开了一条清晰的线，那条线就叫作最好的朋友。

秦川愣了一下，即刻懂了什么。

我们坐下来，以自然亲切的口吻聊这两个礼拜发生的那些事。

秦川说他和陈宝嘉分手了。他赶回温哥华就直奔了医院，他以为陈宝嘉会虚弱地躺在床上，但他冲进病房时看见她正举着勺子在吃大桶冰淇淋，用的就是据说割了腕的右手。她不肯拆开纱布，直到秦川按住她，才看到那连两厘米都没有的铅笔道一样的伤口。秦川气急败坏，大喊着马上要回北京，而宝嘉马上跳到了医院窗台上，说只要秦川出这个门，她就立刻跳下去。于是从那天起，彻底开始了陈宝嘉自杀大集锦。

她跳窗八次，最初还只是做样子似的跨出一条腿到窗外，在发现秦川大为紧张之后，就一次比一次坚决。秦川说他好几次大半个身子都悬在外面去把她捞回来。

她开煤气五次，这个只要在旁边看着就很难成功，好在每次她都是在秦川在场的时候，跑去厨房反锁上门，并发短信通知我我要开煤气了。然后秦川就小寡妇哭老公一样地去敲门，直到最终他撞坏了那扇可怜的木制门，这种方式才宣告结束。

她吃药三次，这个她也全是当着秦川的面做的，抓起一瓶子药就往嘴里倒，第一次呛住了全喷了出来，第二次秦川紧张得又拍后背又抠喉咙折腾一溜够，发现吃的是维生素C，于是气得他第三次就没管，结果真去了医院洗胃。洗胃过程令陈宝嘉生不如死，此后就再没吃过药了。

其他七七八八匪夷所思的自杀样式不胜枚举，秦川说快被她折磨得神经衰弱了，好几天夜里做噩梦，梦见陈宝嘉吐着舌头流着血来缠他，吓得他半宿半宿睡不着。我纳闷就这样他们是怎么分的手，秦川一脸我是谁啊的得意样子说：“我也自杀啊！她不是嚷嚷她不活了么，好，那我也一起不活。她要跳窗我就比她跑得还快，有一段时间我们俩拼的就是百米速度，谁先占领窗台谁就离自杀成功近了一步，另外一个只能去救。她要吃药我就抢过来先吃，看谁吃得多呗。她要锁门开煤气，我就在另外一屋割腕，你看，有一回真划深了还流了不少血呢。”

我笑得花枝乱颤，秦川把手举到我面前，我没注意那浅浅的新伤，却瞥见了他手背上那个陈年的烟疤，莫名地，心里抽痛了一下。

秦川没注意我的神情，继续兴高采烈地讲他的逃脱办法：“我是连夜跑出来的，我给她写了一封遗书，让她不要再找我了，就说我会找个安静的地方自生自灭。你笑什么！我写的绝对是标准琼瑶体，今世无缘来生再见的那种感觉你懂么！”

秦川瞪着我，我抹去笑出的眼泪：“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

“以后……”秦川顿了顿，他望向我的目光闪烁了下，我突然有些不敢直视他，别过了头，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点了支烟，“以后再说吧，我本来就是下了决心要回来了，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再待在加拿大。这事不能让我爸我妈我奶奶知道，所以我让你给我开这么个破房间，找着辙之前我得省着点花钱。”

“你不念书了？”我担忧地问。

“想念的时候再念吧。”

“可是……”

“别可是了，大不了我就去上海找我姐。”

“你去上海不又剩我一个人了。”

“你接着跟那个高官家的小衙内谈恋爱呗。”秦川扯着嘴角笑了笑。

我沉默了，手指紧紧地扭在一起。明明不再隔着千山万水，两个人就在一个房间里，可坐在床上的我和站在窗边的他却都显得那么孤独。

秦川把烟掐了，深吸了口气，走到我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乔乔，你没好好等我啊。”

我被他说得突然有点想哭，手机适时响起，我低头看，这次是杨澄，他就像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例给我发来了“干吗呢”，而这次，我既没高兴，也没失落。

05

“小衙内？”秦川轻哼。

“嗯。”我合上手机盖子，并没有回短信。

“他到底怎么样啊？我还真就看他不太顺眼。”

“切，你上来就把人家给打了，还怪别人不顺眼。”我鄙视他。

“那还不是因为他亲你吗！”

秦川不服气地大声喊，而我们一起意识到了什么，又安静了下来。

我觉得我和秦川的人生里的所有空白加起来，都没有这一天长。

手机再一次解救了我们，它尖声响起，这一次是杨澄打来了电话。

“怎么不回短信？”杨澄少等地关心起我。

“没看到。”

“哦，干什么呢？”

“刚接到秦川。”我看看秦川，他从箱子里东一件西一件地拿着东西，但耳朵一直竖着。

“什么？”杨澄很惊讶。

“秦川，我发小，他回国了。”

“你们在哪儿？”

“在学校旁边，大荣旅社。”

“你等着，我去找你！”

“哎，你……”不等我说完杨澄急匆匆地挂了电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